



科学幻想 小说选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科学幻想小说选

本社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责任编辑：黄伊

科学幻想小说选
本社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3印张 250千字

1980年6月北京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量1—200,000册 定价0.85元

目 次

飞向人马座(节选)·····	郑文光	1
神秘衣·····	叶永烈	68
飞向冥王星的人·····	叶永烈	104
奇异的机器狗·····	肖建亨	123
“金星人”之谜·····	肖建亨	154
五万年以前的客人·····	童恩正	185
追踪恐龙的人·····	童恩正	198
波·····	王晓达	248
β 这个谜·····	刘肇贵	283
隐形人·····	吴伯泽	310
长生水·····	章以武 未燎	350
“科学怪人”的奇想·····	迟叔昌	360
陨落的生命微尘·····	刘兴诗	381
编后记·····		407

飞向人马座(节选)

郑文光

《飞向人马座》是一部中篇科学幻想小说，这里节选的是该书的最后七章。前面的故事是这样的，

我国某宇航中心总工程师邵子安的儿子邵继恩、女儿邵继来和她的同学钟亚兵，在一艘准备飞向火星的宇宙飞船“东方号”上参观时，正好遭到某大国间谍机器人的破坏，“东方号”未按预定计划，突然点火发射，并以每秒四万公里的高速度，飞向太阳系。三人在这次意外的宇宙飞行中，度过了好几个年头。他们利用飞船上携带的缩微晶体片，学会了多种科学知识，安装了望远镜，进行科研工作，并经历了宇宙线袭击、超新星爆发、星际云的阻挠等严峻的考验。为了营救“东方号”，邵继恩的女友岳兰在邵子安领导下，着手制造另一艘宇宙飞船“前进号”，但不久地球上爆发了战争，“前进号”毁于战火，岳兰参了军。在战争中，邵继

来的同学宁业中发明了中微子电讯机，适宜于在宇宙空间传递讯息，为战后继续营救“东方号”创造了有利条件……

中微子电讯机

战争以侵略者的可耻失败告终。人们又陆陆续续回到和平生活中来。

宁业中回到宇航城的时候，废墟已经清理，高高的塔式起重机又在半空中旋转，刚刚平好的机场跑道落下一架又一架飞机，载来建筑器材、机器和食物。他打听岳兰，原来她早就回来了，并且参加了重新建造“前进号”的工作。

岳兰现在是一个二十三岁、端庄而成熟的姑娘了。她出落得惊人地美丽，战火的洗礼使她带有一种英姿飒爽的神态。宁业中在宇宙飞船施工现场找到她。她奔过来，长久地握着宁业中的两只手，摇呀摇的，两只明亮的眼睛瞅着宁业中的胡子拉茬的脸，亲切地说：

“你怎么也不写下你的军邮号码？教我信也没法回。你的中微子电讯机，我跟邵伯伯谈过，他还挺感兴趣哩。对了，你住在哪里？招待所？回去刮刮胡子，换换衣服，跟我上邵伯伯家吃晚饭，好吗？”

宁业中局促地站着，嘿嘿地笑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！”岳兰轻声说。“如果你能跟‘东方号’联系上，邵伯伯不知多么感谢你！……我也是。”

邵子安显著地苍老了。战争期间，他在深深藏在地下

的导弹工厂工作，长期见不着阳光，白发也增加了。但他依然精神矍铄。老两口住在宇航城圆形会议厅的传达室里，这所房子经历过战争的浩劫后只毁掉一个角，现在草草地修复了。邵子安十分高兴看见宁业中，他和钟亚兵一样，是继恩的好朋友。

晚饭桌上，邵子安问起了中微子电讯机。

“图纸都在通讯兵总部里。”宁业中解释道。“由于保密守则，我没有带回来。我们开个介绍信，就可以拿到，或者干脆借一台先用用。”

“可是，‘东方号’出发六年了，它的轨道根数肯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，还能找得到踪迹吗？”邵子安满怀希望地问道。

宁业中回答得很干脆：

“战争期间，我做过试验，千分之一秒钟能扫描一个平方弧秒的天区。”

邵子安沉吟着，但是岳兰比他算得快。

“我们只需要扫描三十弧度见方的天区，也就是九百平方弧度，顶多四个半月时间……”

“要昼夜不停地干。”宁业中补充说。

“当然昼夜不停地干，争分夺秒嘛——要医治战后创伤，哪项建设工程不是这样？”

“可是，”宁业中犹疑着。“宇宙飞船……”

“你是说‘前进号’？没问题，再有一年就建造好。”岳兰十分爽朗地回答。“首先要跟失去的人联系。噢，业中，你这是多大的功绩！如果找回继恩他们，我们给你请授

勋章！”

邵子安微微笑着，持重地说：“当然，这首先是科学上的创举，征服宇宙空间的新成就。有人说，战后恢复国民经济，首要的是盖房子，改善人民生活，星际航行——那就先放一放吧！也有人说，‘东方号’飞出去都六年了，杳无音讯，茫茫太空，哪儿找去？再造‘前进号’，无非是浪费国家急需的资财罢了……”

宁业中不安地听着。他刚才想说又不敢说的正是这话。

邵子安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是的，我们首先要治疗战争创伤，恢复国民经济，但是科学研究要不要立刻上马？加速器、核聚变、人工合成生命、电子脑、星际航行——这些尖端科学可以带动我们整个科学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。发射‘前进号’，不仅是为了找寻‘东方号’，更重要的是开拓太阳系外宇航研究领域，探索新的未知世界，使我们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。噢，战争结束了，新的一场战争又开始了，这是科学技术的竞赛。还是那句老话，落后就要挨打。打垮了老修，还会冒出新的霸王，新的超级大国，新的战争策源地。不拚命发展科学技术，行吗？至于我，继恩和继来已经飞走了六年，战争中我又看到牺牲了多少好青年，他们就算真的为了科学事业牺牲了，又有什么？”

被激情点燃了邵子安变得年轻了，他的一双鹰似的锋利的眼睛又恢复了青年时代炯炯发光的神采。他掏出烟盒，递了一支给宁业中，自己点燃了一支，又说下去：

“还来谈谈你的发明。找到‘东方号’，不是为我去找寻

儿女，而是宇航科学上划时代的发明。岳兰说给你请授勋章，我看是配得上的。你想想，能够找到七万五千亿公里以外，一个仅仅长一百八十米、径八十米，跟一颗小小行星差不多大的、以每秒四万公里速度运动的天体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！这不是科学上的高峰吗？全世界有哪个国家、哪个人解决过？”

短短几句话说得宁业中浑身发热，他把没有点着的纸烟一扔，立起身来说：

“您派个人出趟差，我陪他去，借一台……”

“我和你去。”岳兰爽朗地说，伸手按他坐下。“不过别急。我还有点儿不大明白。你的中微子讯号能够到达他们那儿，我是毫不怀疑的……”

“只要他们在宇宙空间……”

“他们不在宇宙空间又在哪儿啦？你这书呆子！”岳兰嘲弄地说。“在地狱？不，假定他们收到你的讯号……”

“他们一定收得到。”宁业中又插嘴说。

“我已经说过我毫不怀疑了。问题是：他们怎么回答？”宁业中犹疑起来。

“他们有一般的微波通讯设备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功率大吗？”

“不大。”邵子安插进这场对话。“‘东方号’是计划到火星去的。火星上已经有一台强功率的微波通讯设备了。”

宁业中沉默不语。

“他们要是不能回答，你又怎能定位呢？”岳兰继续问。

邵子安嘿嘿笑起来。

“他们即使能够回答，你也还是不能定位的。要知道，你的中微子束到达‘东方号’要花九个月时间，再收到他们的回答讯号，又得花九个月时间。这一年半里面他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”

“唉呀，”宁业中喊起来。“我对星际航行一点实际概念也没有！这么说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”岳兰冷静地接下去说。“中微子电讯机还是有用的。第一，你可以连续发出讯号，如果他们收到的话，他们可以根据讯号的间隔时间、方向变化来计算出‘东方号’的轨道根数，有可能的话，他们会回答我们的；第二……”

“‘前进号’上也应该装一台中微子电讯机，这样‘前进号’在搜索过程中等于有了一台可靠的雷达。”邵子安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我也正是这么想的。”岳兰高兴地说。“邵伯伯，我建议把业中安排在宇航局工作，这是宇航事业多么宝贵的人才啊！”

宁业中腼腆地笑了笑：“我对宇航技术一窍不通。”

邵子安立起身来，严肃地说：“干吧，我全力支持。今天我就给总指挥打报告。”

要讲述宁业中的发明，也许得写上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；但是简述这个发明要点，不多几句话就行了。全部秘密在于，中微子是基本粒子的一种，它不带电，因此不参与电

磁相互作用，它也不参与强相互作用，只参与弱相互作用。因此，它几乎能够穿越任何物质。太阳深处的中微子可以毫不困难地穿透太阳半径直射地球，到了地球后不但能穿透大气层、云层，还可以穿透土壤和岩石层，最深的矿井也可以找到中微子的踪影。

可以想见，邵子安和岳兰是多么重视这种仪器。不但从通讯兵总部借来了一部中微子电讯机，而且给宁业中建造了一座实验室，让他研究进一步提高中微子束的强度，并且要把分辨率大大增加，以便能在空旷的宇宙空间中各种各样流星体、尘埃、气体中找到这么一个高速运动着的宇宙飞船——事实上，这是世界上第一台中微子宇宙探测器。

十月间，一切工程都完成了。

这一年的秋天十分温暖。有人说，这是由于战争，消耗了那么多的能量，提高了地球大气层的温度的缘故。原来种植在热带的凤凰木，在西北的秋天中还盛开着鲜红的、细长的花朵，金龟子还在嘤嘤乱飞；丰满的小河一点也没有衰竭的样子，仍然铮铮琮琮地流着。

战争的痕迹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了。一切都是高速度，高速度的恢复，高速度的建设，高速度的发展。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了勤劳的人民的双手，于是产生了奇迹。城市已经重建起来，不过和战前不完全相同；它扩大了，因为，沙漠更加退却了——它正龟缩在远远的一小块土地上，等待着最后被歼灭的命运。

人们就是这样建设着社会主义的。

2004 基地上，又耸立起新的“前进号”的高高的塔尖。

发动机还未装好，电子设备也没有齐全，还在等待安装正在成批生产的中微子电讯机。但是，塔尖已经高高地直指蔚蓝色的、蓝得象明净的海洋般的天空。它骄傲地宣告：阴谋破坏也好、公开的侵略战争也好，都无法阻挡革命人民向宇宙深处的胜利进军。

还需要四个月才能飞走。岳兰现在给宁业中当助手，试验他的中微子新机器。邵子安也常常来。老头儿很少说话，只是用精明的、内行的眼光观察一遍，满意地哼哼着，坐着抽一支烟，走了。

总指挥也来过几趟。战争期间，他回部队去了，当了一个方面军的政委。他倒显得更年轻了，连说话的口气也一样。他十分喜爱岳兰，张口就说：

“把邵继恩给我全须全尾的带回来！”

“是，”岳兰顽皮地回答道。“保险不碰掉一根汗毛！”

有一天，实验室来了一个意外的客人——当年的钟团长，现在是钟师长了。他也是两鬓如霜的人，却还是那么爽朗健谈。他的部队已经调防到西藏高原。这次是从北京回来，特意弯到宇航城看看的。岳兰想起那次去月球的实习飞行的邂逅，十分高兴。她热情地说：

“钟伯伯，我一定把亚兵给你带回来。”

“光带亚兵？”钟师长开玩笑地说。“邵继恩就不带了？”

岳兰的脸微微发红。但是她巧妙地转换了话题：

“钟伯伯，你顶好还是跟我们一道去，亲眼看看亚兵怎样在天上飞……”

“不行啊，”钟师长叹了一口气。“岗位不一样……不

过，我可能派一个人来。”

宁业中正在调试着仪器，他把头俯得更低了。

“派什么人？”岳兰惊讶了。“我们并没有等什么人。”

钟师长走过去，拍拍宁业中的肩膀说：

“小伙子，仪器测试得怎么样，要不要一个助手？”

宁业中直起腰来，满脸窘相，喊了声：“钟伯伯！”

“这就好啦！”钟师长满意地打量着业中。“好的，科学家，再见吧！”

岳兰站在那里，回味着钟师长的话。但是她没有吱声。

开动机器的头一天，总指挥也来了。他和邵子安、霍工程师站在宁业中和岳兰背后。宁业中把手指搁在按钮上的时候，手微微有些发抖。

“你要想到，”总指挥意外温和地说。“你揪一下按钮，就是发出摧毁敌人的一发导弹。岳兰，战争期间，你发过多少枚弹道导弹呐？”

“记不清了。”岳兰大声说。她又问邵子安：“我们先向人马座，就是‘东方号’最初飞出去的方向探测吧？”

“赤经十七时五十六分四十八秒，赤纬负二十度〇七分十二秒。”邵子安庄重地读出数据。

“是。赤经十七时五十六分四十八秒，赤纬负二十度〇七分十二秒。准备好了。”

宁业中做了个手势。

“等一等。以这一点为中心扫描吗？”

“不，”邵子安回答道。“要偏南、偏西，对着这两个方向…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岳兰转过身子，扬起眉毛。

邵子安低声说：“你忘了？天文台那个夜晚——战争开始的夜晚？”

“超新星！”岳兰猜到了。“超新星在东北方，它对‘东方号’有辐射压？”

邵子安默默地点了下头。

“胡志越教授后来把他的计算结果交给了我。他估计‘东方号’顶多偏离两、三度……”

“噢，胡志越教授！”一切，岳兰都想起来了。

“老头儿出国了——等他回来我们再去看看他。”邵子安悄声说。

“开始吧！”总指挥沉着的声音响起来。

看不见的中微子象一支无形的锥子刺透天空。一秒钟之内，操纵台的屏幕上显出光怪陆离的斑点。“大气层！”宁业中低声说。但是这些影像消失得非常快，屏幕上是一片空白；过了半分钟，有一个暗影在屏幕上出现——不规则的，一闪就过去了。“流星！”宁业中说。又是一片空白……

宁业中转过身子，对总指挥和邵子安说：

“就这样，让它开着。我已经接通录像机了，把任何影像都录下来了，再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，也许能发现太阳系内或太阳系邻近还有未被发现的天体——如果它们恰巧走到这天区来的话。”

他掏出手绢拭汗。

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岳兰茫然地问道。

“你飞你的，‘前进号’出发后，也照这办法开动飞船上

的中微子探测器。你们一路飞，一路勘测‘东方号’的踪迹。”邵子安回答。

“那末，”岳兰扬起眉毛问。“‘前进号’的飞行和这部探测器的工作有什么联系？”

邵子安耐心地解释道：“你仍然可以和这部中微子探测器联系，如果它发现‘东方号’，会及时通知你的。”

“在一年半之后？”

“至少。”

岳兰咬了咬下嘴唇。

总指挥温和地说：“岳兰，四个月后‘前进号’就要起飞了。不过你不能指望很快追上一个远在七万五千亿公里以外的天体——‘东方号’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天体了。你要准备飞上一年两年、三年五年，或更长时间。说不定要付出你整个青春。也许，重新考虑一下是不是更好？”

岳兰的脸忽然变白了。她十分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：

“首长，六年前，您不是……亲自作了决定？”

“六年前，‘东方号’刚刚飞走。就是战前，第一艘‘前进号’建成的时候，‘东方号’离开我们也不过三万亿公里，轨道根数变化不太大，现在，这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。而你……”

岳兰镇静地回答：“我希望不要改变决定。”

宁业中恳切地说：“岳兰，你很快可以算出来，即使‘前进号’速度达到光速的一半，你又很准确地正对着‘东方号’——这是极不容易办到的，也至少需要一年零七个月才能够到达它现在的位置。但是实际上，在你飞了一年零七

个月后，‘东方号’至少又远离五分之一光年以上，所以单程飞行大概也至少需要两年半光景，一来一回就是五年——这还是假定飞行十分顺利，连一点弯子都不用拐……”

这笔账，岳兰算过不止一次了。她自己十分清楚，代价的确是巨大的。然而作为烈士的女儿，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了这样的性格：一件事情只要作出决定，就义无反顾，再漫长再艰险的道路她也会走下去。

“支持我，继恩。”她内心里默默地说。“我爸牺牲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‘重要的是接过接力棒，继续跑！’是的，就是这样……支持我不要动摇呀！”

总指挥从她的闪烁变化的眼睛中看透她蕴藏在内心的思想。

“好的，唔，好的。”他慢慢地说。“让你的青春照耀着我们这个壮丽的宇宙吧。我重申六年前的决定。”

“太……太好了，谢谢您。”岳兰激动地说。

“‘前进号’如期起飞。”总指挥沉着地、用稍稍有点暗哑的声调说——每回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的。“岳兰同志负责组成宇航队。我们不但要寻找‘东方号’，还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探测恒星际空间，需要安装最好的科学装备和配备最好的科研人员——邵子安同志，你负责这项工作，并且帮助岳兰提出飞行方案，提交给总指挥部讨论。飞行的年限、轨道、科研任务等等，要给岳兰同志比较大的机动权。至于这台机器，要一直开下去——不仅是为了找寻‘东方号’，而且也负有深入探测宇宙的任务。我同意，调宁业中同志来主持这项工作。”

“是！”岳兰响亮地回答。

宁业中沉默不语。

邵子安锋利的眼睛望着他。他低声说：

“好的。”

总指挥微微一笑。

“宁业中同志，一个高能物理学家在我们这儿是可以大显身手的。不但要利用中微子束来探测宇宙，你还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内为我们宇航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“是的。”宁业中感动地说。

“这只是我的初步意见。”总指挥温和地说。“你们回去研究一下。我们党委也要讨论，再作最后决定，并且报请上级批准。”

大家离开实验室。霍工程师靠近邵子安，附着耳朵说：

“还不如让我驾驶‘前进号’呢！岳兰这么一个大姑娘……”

邵子安只挥了挥手。

在门口，宁业中低低地唤道：

“岳兰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他拉拉她的衣袖。他们两人落在其他人后面。宁业中低声说：

“上次我在邵伯伯家说，战争期间我试验过……”

“是的，怎样？”

“我利用战争的间隙发出许多讯号。我不是无目的的试验，我就是向人马座这天区发报。电文在这儿。”他从上